

“打字条”——老徽州文人游戏钩沉

黄良泗

“打字条”是老徽州地区乡间里的一种文人游戏，盛行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下半叶。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建国伊始，百业待兴，人们都有鼓不完的劲头、做不完的事儿，这种消闲式的文人游戏应时顺势，戛然而止，延至今日，已尘封有年。现在，我国的传统诗词学更加得到社会的认可、提倡和普及，博大精深的徽文化也正在被有识之士所重视、探索并传承。为了发掘传统徽文化遗存，并使之发扬光大，现将早年徽州打字条游戏简介于下。

抗战胜利后，当时整个国统区的社会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，百业萧条、民不聊生，而国民党反动政府仍坚持内战，对人民采取高压的独裁统治，当时社会极度动荡，人心极度不安，反动政府还三令五申地严飭人们议论国事。因此，居于徽州乡间之间的散贾、寒儒乃至小业主们（小摊店主、小学教员、小职员乃至靠田租、屋租为生计的破落业主等）久处这种困境之中，终日惴惴不安，前途无望，但这些人又饱读诗书，清高自矜，不屑与酒鬼赌徒为伍，长期处在不准议论时政的残酷环境中，在节假日和空暇时，为了消闲打发时光，“打字条”这种文人游戏便在徽州乡间里盛行开来。

1941年，我出生在当时徽州府首县歙县西乡的西溪南村。该村人文历史悠久、人口众多，无论当时还是现在，都不失为一乡间的重镇。先父母均以教书为终生职业，因此我的出身即属于当时所谓的“书香门第”。

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下半叶，我论序齿虽仅在四五岁至八九岁之间，但由于先母勤于教诲，读书识字颇早，很早就熟谙了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等启蒙书籍，还被要求背诵古代诗文。因此，对这“打字条”的游戏，记忆尤深。

所谓的“打字条”，实质上 and “打麻将”“打纸牌”差不多。不过是由“做庄者”先准备好“字条”，然后聚集三五人推证、猜测，以猜中的人为胜。亦可下“赌注”，小有输赢，由于多了点物质刺激，玩的人兴趣更浓了。

“字条”是宽六七厘米，长二十七厘米的纸条子。其右上侧用毛笔竖行抄录着谜面句子，一般是用典籍或诗词中的名言、警句，而其中以“*”隐出需要竞猜的单词或词组，而在纸条的左上侧，陆续写出供选择的五对词或字（并以1—5号标明），纸条的下方即标明“名句”的出典（即原录于某书、某文），并标明选择准确的词或字的明码。玩“打字条”时，则事先用纸袋将纸条下方封住，然后供参加者竞猜，每轮依1—5明码下注，候猜讫将该纸条自封袋中抽出，当场核对答案，

以正确者为赢。如皆错，则算“做庄者”胜，把他们“通吃”。

当年我年岁虽稚小，但因常站在桌角观看，同时又正在啃读《唐诗三百首》，所以对“打字条”游戏中的片断已有些具体的回忆。例如：某次庄家就曾出过以唐诗王维的五律《山居秋暝》中的颔联“明月**照，清泉**流”为谜面。而在左上方写出：1.花间，檐下；2.窗前，舍后；3.松间，石上；4.床前，檐下；5.楼头，涧内。这回居然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三个竞猜者，全部都往铺放在八仙桌面写着1—5明码的



翱翔 汤青 摄

面板上那标着3字处下注，成句皆为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。因全体答案都正确，从而造成了庄家大输，遭到统赔的结局。

以教员为生计的父母，除了周末可以休息外，每年还有寒暑假，因此有充分闲暇。记得当年我父亲一到放假，就经常邀请文人圈中的亲朋好友来家中聚会，或三或五地聚齐后，就团团围坐在我家堂前放置的“八仙桌”边上，时而低声吟咏，时而高声吆喝，打起“字条”来了，往往一坐就是大半天。高兴起来，到了晌午还不愿散。母亲此时就会明察时势，除了在一旁施茶布水外，还暗地里主动添烧三两个菜，备上瓶酒。父亲则会就势力劝：“大伙在我家便饭吧！”就这样，“便饭”以后，又继续玩他们的游戏……有时还蜡烛高烧，挑灯夜战，直到夜阑人静，方兴尽而归。

玩“打字条”游戏的输赢，自然与每人对典籍、诗文的熟谙程度和每人的诗韵水平有着密切关系。如上边举例的王维《山居秋暝》，凡有对五言律诗的格律、对偶等有一定认识的，即可轻而易举地推证得到正确答案。当然这也与“做字条”的庄家有密切关联，如采用的谜面太过于熟悉、普及了，根本无难度，则会失去竞猜的兴趣，庄家自己大输了银钱，还吃力不讨好！而

如果采用的谜面太过于孤僻生涩，使得人们难以领会，亦会失去竞猜的兴致。这“做字条”应采用数对格律一致的、词性相同的、词义相近的同、近义词来代替原有的隐蔽词、字，在技巧上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倘若要做得天衣无缝、丝纹合拍则更不简单了。

“做字条”可以采用《诗经》《论语》《左传》等古代经典中名句来作谜面，但较多出现的还是诗词，而其中又大都以魏晋南北朝和唐人作品居多，这是因为与当时、当地在此小范畴人群中的文化程度

以说是“由诗而得诗”了。

那时人在“做字条”时，也还常在当时报纸副刊中所刊出的当代人诗稿中采撷素材。我父亲还曾写有谜面为“雅好挥鞭驱**，不妨寻句到**”的字条。因为当时他在纸条子的左上侧陆续写出供选择的五对词组：1.丛化，邯鄲；2.玉树，香山；3.汉苑，秦关；4.绝塞，溪蛮；5.九寨，三湾。其中正确答案是4，内中的“溪蛮”同我们西乡话称西溪南村叫“溪南”，声音恰好极为相近。正是由于此点缘由，使我记忆中印象尤为深刻。直到后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，我去老家整理杂物时，在旧纸堆中翻到了这首原诗的父亲抄稿，方知其整首内容是：“历尽西南万仞山，秋风秋雨扑征颜。离家草草肠千转，归梦悠悠时一还。雅好挥鞭驱绝塞，不妨寻句到溪蛮。平生也感天伦乐，只缘风烟未许闲。”由于年幼，当时我仅记得先父注明转抄于《当代日报》，并没有记清它的详细出处。不过，依照报刊登载的时间，并根据所写内容来推测，应是抗日战争时期抗战将领所写的七律诗。观其整首诗，发觉其蕴含的正能量较为充沛，因此特转录在本文中。不过从该“字条”所“做”的五对选择答案来看，假若不经常看那报纸副刊，没见到这首完整的七律诗，要想答对它倒真是很难的。

回忆有关那时“打字条”的轶事还有一些，至于我幼时学习古诗文的琐事、趣事，那就更多了。不过上边陈述的内容，已足够反映那场盛行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下半叶的老徽州文人间的“打字条”游戏了。

今天，倘若适时地将古老的尘封启除，去挖掘并继承此游戏中的徽学渊源和人文情愫（只需将“押注”这种恶劣的赌博显性做法，改作些许物质上的奖励或精神上的鼓励），然后在老、中、青不同人群中推广它，让它们重获生机，未尝不是一席文化盛宴。较之闲时老围聚在麻将桌边，确有天壤之别。它将在我们徽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方面起到明显的积极作用，将很大程度地推动我们精神面貌的改变。

